

《城市人》丛书

城市人一日

主编 李玉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城市人一日

主编 李玉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 号

城市人一日

石 坚等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5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08,000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1366-9/1·1240 定价:4.30 元

“城市人一日”谈

李玉林

每当需要我填写“籍贯”时，我都会即刻熟练地写出“山东省德平县”这个我一点儿都不熟悉的地方。至今，我还未踏一次那里的土地，只知那一片贫脊的土地曾有3亩8分是属我祖上耕种的。为了能活着，活得好一点，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一个男人从那里用两腿丈量着一步步走向四通通海、五方杂处的大都市。我是在城市中生、在城市里长的，长了40多个年头。毫无疑问，我是个城市人。我应该熟悉城市人的生活。可是，当让我描绘我所置身的城市时，我忽然感到茫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真的熟悉城市，甚至像不熟悉我未曾去过的家乡那样，说不清它的一切。

城市意味着什么？

是纵横交错的街道，还是街道上空飘浮的令

人厌恶的废气和尘埃；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是火柴盒般房间里粘稠得几乎凝固的空气；是五花八门的商品、光怪陆离的夜晚，还是喧嚣不安的氛围、变幻莫测的情绪……

人仗恃他的激情创造着城市，城市则以冰冷的体积和喧嚣的重力向人宣战。人向往着城市，又巴不得远离它的躯体的裹挟。

城市是个巨大的需永远解释的谜。

从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出现的第一座城市始，这立体多维的空间一天也没停止它的膨胀。五千年来，像父亲那样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直像流水，一天都没有断流且越来越汹涌。城市化是世界规模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现在，世界早已进入了现代化城市阶段。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分清；城市人与乡下人的面孔越来越无法区别，连城市化程度最低的亚洲也出现了100%城市化的新加坡，82%城市化的巴林、卡塔尔。

人们需要了解城市，了解城市的生活，无论城市人还是乡下人。

全国公开发行的《城市人》杂志，开辟了“厦下一日”这个栏目，通过城市人的一日生活向读者展示城市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画面。

翻开这本杂志，您会发现这里的作品，无论出

自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之手，还是出自最普通的工人与市民之手，尽管其文采不一，水平不同，但决无半点造作，它们朴实却深刻，生动又自然，字字是真情，句句皆实感。在这里您不但能读出城市的天、城市的地，能读到他和她，而且能读出您自己。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录的精短作品，多为全国知名人士所作。这些作品通过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或有奇遇或有巧合，或有所思或有所爱，或有所感或有所为的一日生活的片片断断，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当代大都市纷纭繁杂丰富多彩的人生画面，形象地为人们了解改革开放后，城市人深层次的社会交往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打开了一个别有风情的小小窗口……

愉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文章简朴、感情纯真，读来颇感奇妙，而后更觉韵味不尽……

目 录

《城市人一日》谈	李玉林(1)
我度过的日日夜夜	叶 楠(1)
工作着是美丽的	叶永烈(6)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	荒 煤(10)
从早到晚	石 坚(15)
一日复一日	航 鹰(21)
我的一天	柳 溪(28)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叶 辛(36)
记忆中美好的一天	程树榛(42)
说说我这一天	骆玉笙(47)
居而不得闲的一天	苏文茂(51)
明天是国庆	王 扶(57)
编辑某日	吕舒怀(61)
情萦海峡	樊天胜(64)

播音员的一天	苏 菲(69)
关牧村的大年初一	田丕津(72)
愿欢乐天天伴随我	李 青(77)
欢乐而紧张的节奏	王 琴(81)
乐得浮生镇日闲	王克增(86)
我的一天从昨晚算起	曾惠民(91)
跌倒 100 次爬起 101 次	唐培宗(95)
经理的一天	王华鼎(100)
我爱芭蕾	刘 颖(104)
而立之日	李送今(108)
大惶惑与小得意	晓 平(112)
一粒沙子	张永琛(116)
重新颠倒过来的日子	韩文彪(120)
我愿永远年轻	赵玉璋(124)
有一个白色世界	杨玉菁(127)
脚步	王秀玲(131)
每天都有新的欢乐	张志江(136)
“找我的群众更多了”	李 桐(140)
茂盛的日子	张 晏(144)
遗愿	纪玉民(148)
留在记忆中的春天	林 间(151)
寻常一天寻常事	扈其震(155)
一日三部曲	朱光磊(160)

谁言寸草心	钟霞君(165)
第一次出摊儿	于 和(169)
古书·红缨	尚 木(173)
天使与黑圈儿	秋 华(177)
三十岁生日	宋宏建(181)
为人夫者的一天	刘辉林(185)
我宁愿要一份孤独	卢 虹(190)
梦与醒	树 鑫(194)
舞厅工作又一天	张焕锦(200)
看书！看书！看书	李淑贞(203)
晚安！朋友	王建刚(206)
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	张延军(209)
神仙·老虎·狗	李 文(212)

我度过的日日夜夜

叶楠

我已经在人间度过了六十个春秋。然而我却觉得我还没有好好看够我存身于其中的世界。有无数人类卓越才华的结晶；科学的文学艺术的成就，等待我去学习和欣赏；绚丽的大自然，散开宽阔的胸膛，等待我去投入；人们疏放的、纤细的、复杂的、单纯的情愫，等待我去体验；最重要的怕是既令人忧虑却总是会越来越趋向美好的现实世界，它等待着我，我也期待着它。

时间是无限的，人生却是有限的短暂。已往的令人回顾痛惜的无所得，无所创造的时光流逝得太多了。时日的荒废多半是由于我的愚昧，而不是因为懒惰。

当我有些醒悟的时候，已经非常迟晚了。按自己的意愿去占有时间，是近几年的事。

清晨是最美妙的时刻。我总是在六点醒来，顽拗的生物钟唤醒我的铃声，一生都定在六点，它并不理会我何时入睡。即便我在潜艇航行的年代，潜航中轮换值更和频繁的战斗警报，把睡眠时间分割成零星的碎块，只要我仍然处在酣睡中，六点也一定会醒来。虽然在潜艇中，晨曦不会亲吻我的睫毛，也听不到晨鸟的鸣啭，那里永远是昏黄的灯光。

我去争夺城市里早晨略微清洁些的空气，用耳机遮盖耳朵，以乐曲抵消嘈杂的市声。快步行走是我的晨操。

我特别珍视上午的时光，脑子要清晰些。我是在上午写作（如果激动不能自己的话），不写作就读书。写作、读书，同时听音乐。有些音乐有助于思绪的翱翔。午间小憩三十分钟就足够了。下午是专门读书的时间。读的书很杂，包括高等数学。只要是认真写的书，我都能读下去。有时候，在下午蹬车或是去挤公共汽车，在人流中去倾听连珠的妙语，去感受社会的脉跳。我从来不在夜晚写作，晚上听听新闻广播，然后是静心倾听音乐，浏览杂志，十点准时入梦。这种日复一日的几乎不变的时间表，是我在都市中的生活。我有一半以上的时日是在远离城市的乡野。我喜欢去到遥远的

偏僻之地，那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是另外一个样子。生物钟总是提前响起叫醒我的铃声，几乎不向我发出睡眠的信号。

我总是在拂晓以前醒来，我特别喜欢万物苏醒的时刻，那是非常美妙的情景。那些地方，在黎明前的短暂的黑暗中，你会看到最明亮的星辰，嗅到最纯正的花草的芳香，听到最温存的声息：贪睡的宿鸟梦呓，舐犊母羊爱抚的咩叫，鱼儿急切等待曙光来临跳出水面的拨水声……如果是在猎手中间，早已跨马在林海中悄悄行进，浸有花香的露珠会沾满你的全身。晨曦乍露，你会看到唱着晨曲飞上天穹的鸟群，它们的欢愉会感染你，会驱散尘世给你带来的烦恼。田野上有人用犁划开一条黑色的犁沟，响起犁者第一声斥牛的喝叫；或者是一位少女采摘带露珠的鲜花，精心簪在发鬓上，对着河水瞄觑自己的倩影；放牧者在草原上甩起第一记鞭响；牧女挤出第一注牛奶，溅到她像奶水一样白皙的脸庞上，绽开的笑靥和奶香都是那么美好……这一切和晨光、纯净的空气，都会涤洗你的心灵。

我同样不愿错过在草原上、林地里、雪山之巅、大洋之中，观赏喷薄涌跃的日出景象，每次都是独特的，都令你激动，令你喜不自胜。

白日，在农民、牧民、猎人、渔人、伐木人之间，一起劳作，一起淌汗，一起嬉笑。可能他们笑你笨拙、无知，他们的揶揄是善意的，知己的。

也许是在旅途中，你能放过随时变换的景色和地域风情么？一缕炊烟，一片枫林，一座山寨……都蓄含着诗情，更不要说像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驱车一日，会遇到十几个民族，每一个寨子都有它独特的姿容，就像画廊。仅是傣女挑着担子的袅娜轻盈的背影，都会让你感到心颤的温馨。

晚上，更是迷人的时刻，也许是家酿酒，或者是茶（奶茶、煮茶、清茶）、鱼汤、手把肉和主人的盛情等待着你，在帐篷中，在炕头上，或者是在旷野里，还有温暖的篝火。你会加入歌吟、舞蹈的行列，或是围坐着神聊，大家都会敞开心扉。

夜间，更舍不得在睡眠中度过，在水边，你会垂钓，在山中，你会守着跳动的篝火冥思。那奇妙的天籁声，最能诱你遐想了。这时候，你觉得天地和你融合在一起了。即便是入睡，那不是由于疲劳，而是因为感到幸福，无所牵挂。

我在那些地方，睡眠很少，是不忍入梦。我并不觉得疲倦，也从不生病。我也不看书，不写作，这是回到都市的事情。因为在我面前是一卷永远新颖生动的书卷，我要用所有时间去阅读，去体味。

近些年，我就是这样度过日日夜夜。我唯一的希望是不要过早地老迈到再不能去远方漫游，因为漫游的路途前方，都有美好的事物等待我。

“工作着是美丽的”

叶永烈

一九九一年元旦，新年的第一天，出院的第七天。

吃过早饭，我就躺到书房的躺椅上。我用一块手绢蒙住了双眼，就像小时候玩老鹰抓小鸡那样。我的手中拿着一块小木板，木板上铺着一张白纸。我蒙着双眼，在白纸上瞎写，写下了一行标题：《黑色的一周》。

我之所以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写作，全然是由于那“黑色的一周”。我是个几乎不生病的人，我的病历卡保持空白。工作负荷是那樣的沉重，我总是年到头忙碌着。前些天，台湾朋友要为我出一部长篇新著，而我又认为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交给他们。他们希望在离开上海之前拿走书稿，于是我在短短的两三天内，赶写了两万多字。刚刚赶完书

稿，上海的一家杂志，又打来电话，要我为陈望道一百周年诞辰（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八日）赶写一篇万把字的纪念文章。于是我马不停蹄又赶写了新作。交稿不久的一天傍晚，忽然觉得左眼里有几个黑色的蚊子在飞。经过几家医院诊断，我患了视网膜剥离症，大夫要我立即住院治疗。我被送上手术台开刀。手术进行了两小时。手术之后，我的双眼被纱布严严实实地蒙了起来。虽然右眼是好的，但医生说，双眼互相牵制，在手术后的一星期里，右眼也必须用纱布蒙起来。这样，我极其难受地度过了黑色的一周。我躺在病床上，妻日夜护理我。好不容易我终于出院了！大夫嘱咐，出院后的三个月，不许看报，不许看书，不许看电视，不许写作，而且不许出家门（为的是怕受震动，视网膜重新剥落）。回到家中，我只能靠听收音机打发时光。这怎么行呢？我像一只高速运转的陀螺，无法停止转动，“惯性”推动着我。入夜，我把书房里的灯关掉，在黑暗中写作。这样的瞎写，不用眼睛，不违背医嘱。写好后，我请妻誊清文稿。到了白天，我就用手绢蒙住双眼，开始“瞎写”……

上午，我在“瞎写”中度过，我写出一篇两千多字的散文，记述我在医院里度过的那难忘的黑色一周。电话铃声不时响起，传来朋友们的新年问